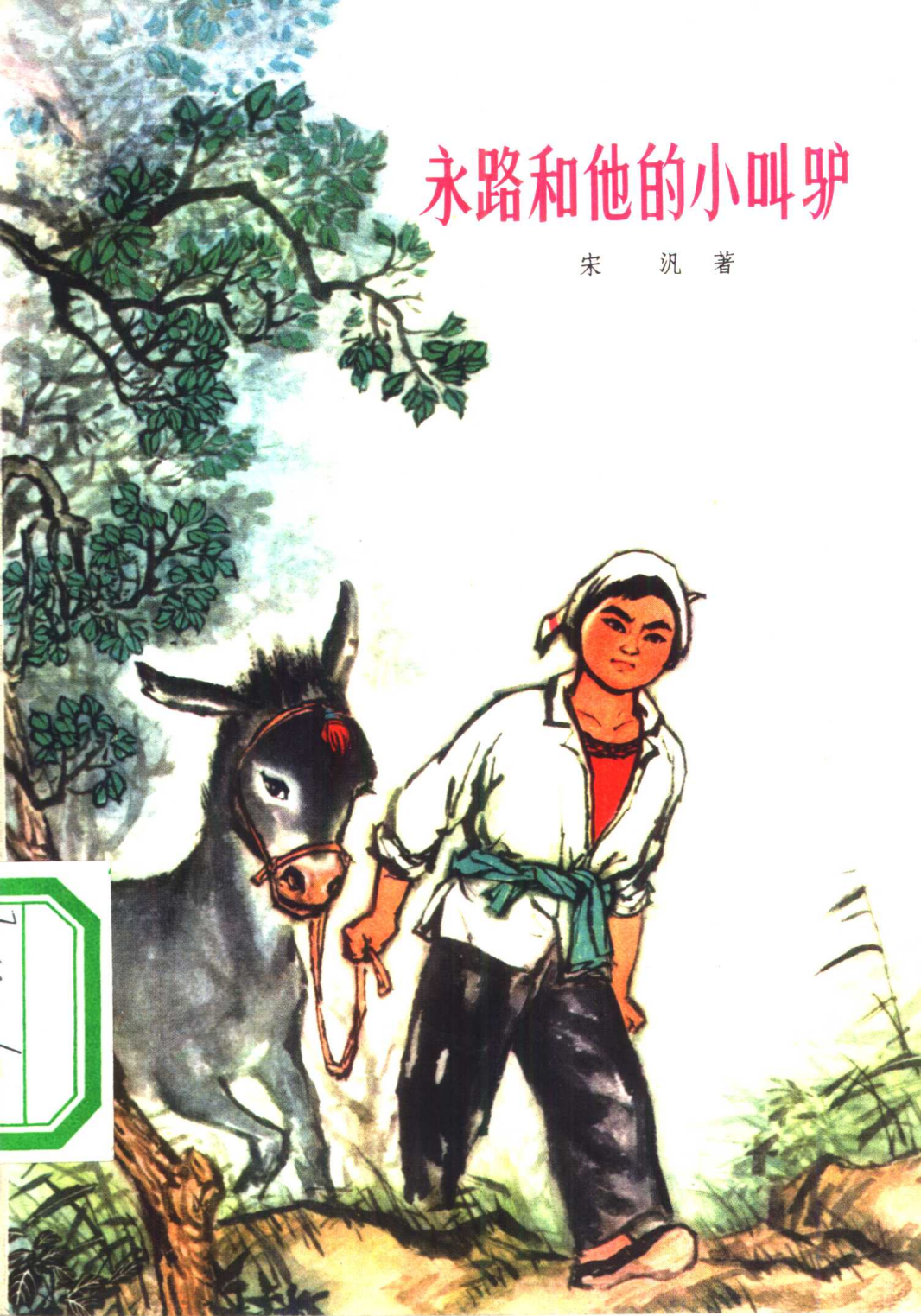


永路和他的小叫驴

宋 汎 著



永路和他的小叫驴

宋 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永路和他的小叫驴

宋 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62年5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2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2·380 每册 0.1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四篇短篇小说，都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英勇对敌斗争的故事。这本书于一九六二年出版，这次再版，由作者作了修改。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目 录

永路和他的小叫驴.....	1
蛇带河边.....	17
真正的任务.....	27
铁锁.....	47

永路和他的小叫驴

一

去马家沟给八路军送给养回来，永路赶着小叫驴在路上跑着。

这是一头漂亮的小叫驴，浑身上下一抹灰色，只是嘴边有一小撮白毛。它个儿不高，劲头可不小，“得得得”地跑着，利落极了。高兴的时候脑袋一扬，尾巴一撅，“啊啊”地叫唤起来，嘿，甭提多精神啦！永路在后面追得满脸冒汗，呼呼喘气，心里却觉得挺带劲。

忽然，二十多个“二鬼子”、“黑狗”〔注〕迎面围拢来。永路拉着小叫驴就往路边小树林里跑去。跑着，跑着，觉得衣服领子被人揪住了，挣了几下，没有挣脱。那人使劲往后一扯，又在永路腿上踢了一脚，永路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

一个“黑狗”把小叫驴拉走了，拉到一个矮

〔注〕“二鬼子”、“黑狗”都是指伪军。

胖子的面前说：“马队长，您先拿它当匹战马骑吧！”

矮胖子乐得咯咯笑：“好大的战马！好大的战马！”说着就要往上跨。

永路急了，爬起就嚷：“这是我的驴！”

“你的？”矮胖子眯缝着眼睛瞅着永路，又笑咪咪地招招手：“来，来，你把它牵走吧！”

永路走到他跟前，矮胖子突然胖脸一沉，抡起手里的缰绳，“啪”的一声打在永路的脸上。永路觉得嗡的一声，眼睛花了，脸上热辣辣的。他猛然扑到矮胖子跟前，拚命夺缰绳。几个“黑狗”把永路拉开，摔倒在地上，骂骂咧咧地扭头就走。

当永路抓着树干站起来的时候，这群家伙已经拉着小叫驴走出树林。小叫驴在林子外面叫唤起来，好象在向永路求救。永路急坏了，跑到林边向外面看去，“黑狗”们正走在去李家洼的路上，矮胖子骑在驴背上。小叫驴象疯了一样，仰着头啊啊叫着，四蹄乱蹦，不肯往前走。矮胖子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拿木棍敲打小叫驴的屁股，小叫驴不吃这个，越打，蹦得越欢。突然，小叫驴转着圈儿奔跑起来，跑得很快，吓得胖家伙噢噢叫。几个“黑狗”跟着小叫驴瞎转悠，干吆

喝，急得满头大汗，也毫无办法。跑着，跑着，小叫驴后蹄猛地一掀，矮胖子象口笨猪似地滚下来，小叫驴见永路还在那里，就“得得”地向小树林这边跑来。几个“黑狗”连忙去追赶。

小叫驴跑到永路跟前，亲热地把脑袋在永路肩上蹭着。永路一看“黑狗”追来了，轻轻一拍小叫驴的脑袋喊了一声：“驾！”小叫驴就撒着欢向东跑去。“黑狗”们气极败坏地跟着追去。

矮胖子一瘸一瘸地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喊着：“追不上算啦，打死吃肉！”这句话正合那些“黑狗”的心意，他们马上举起枪来。

永路一看不好，就说：“别打，让我追！”

几个“黑狗”拉着永路一块追去。

小叫驴追回来了，矮胖子高兴得不行，跟永路说：“小崽子，这才象回事，等回到五龙堡就把小驴还你！”

永路当然不信他的话，只是说：“你可一定得还给我！”

“还你？”矮胖子和几个“黑狗”都哈哈大笑起来，“还你，还你，小崽子，你等着吧！”

永路没有理他，因为他正在盘算着一个新问题。

二

进了李家洼，在一所庄院的大门口停下来，矮胖子哼哼唧唧地从小叫驴背上爬下来，用手拍打着小叫驴的屁股说：“嘿，小家伙真不坏，真顶匹战马！”小叫驴尾巴一甩，正抽在矮胖子的手上，矮胖子把手一缩，眼睛一瞪，骂起来：“他妈的，畜牲，不识抬举！”

矮胖子被让到里屋去了，“黑狗”们横三竖四地在院子里歇下来。有的哼哼呀呀发牢骚，有的帽子扣在脑门上迷糊起来。永路把小叫驴拴在院角的一棵槐树上，自己就在树下坐下来。

小叫驴紧靠在永路身边，鼻子不住地打着喷嚏。永路摸摸它的鼻子、嘴，湿漉漉的，再一看，全身的毛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袖子替小叫驴轻轻擦着，脑子里紧张地想着他那个新问题——如何逃走、报仇。这时候院子里横躺竖卧的“黑狗”，一个个都闭着眼睛，看样子已经睡着了。

永路悄悄爬起来，解开缰绳，拉着小叫驴向门外走去。刚刚出门，一个叫李三疤的“黑狗”迎面拦住，狗眼一转：“干什么去？”

“遛遛牲口！”

“不准去！”

“是马队长让我遛的，他还要骑哪！”

“到哪儿遛去？”

“就到前面那条小河边！”

李三疤向小河那边瞅了瞅，说：“不行，就在这儿遛遛吧！”

永路把缰绳一松，嘴里拖着长声念叨着：

“卧——打，卧——打。”小叫驴慢慢走了几步，低头在地上嗅着，嗅着，四腿一弯，躺在地上，蹄子一蹬一甩地打起滚来。被翻动起来的尘土向李三疤身上扑去。李三疤手捂着鼻子气急败坏地说：“他妈的，滚开！”永路拉起小叫驴就往河边走去。

这是一条很小的河沟，河面只有几步宽，河床差不多都干了，只有几块低洼的地方，还留着几湾混浊的水。永路悄悄地回头望望，李三疤正冲着他喊：“就在那儿，再往前走，我就开枪揍死你！”

永路让小叫驴喝了点水，又打个滚，再回头看看，李三疤在无精打采地来回走动。永路拉着小叫驴往西边的小树丛走去。走了不远，忽听

对面一声大喊：“小崽子，站住！”

两个“黑狗”从西边的山路上跑来，后面离拉拉的还有五六十个。

那两个“黑狗”跑到永路跟前，动手就拉小叫驴。永路把缰绳往后一背，说：“这是马队长的，不能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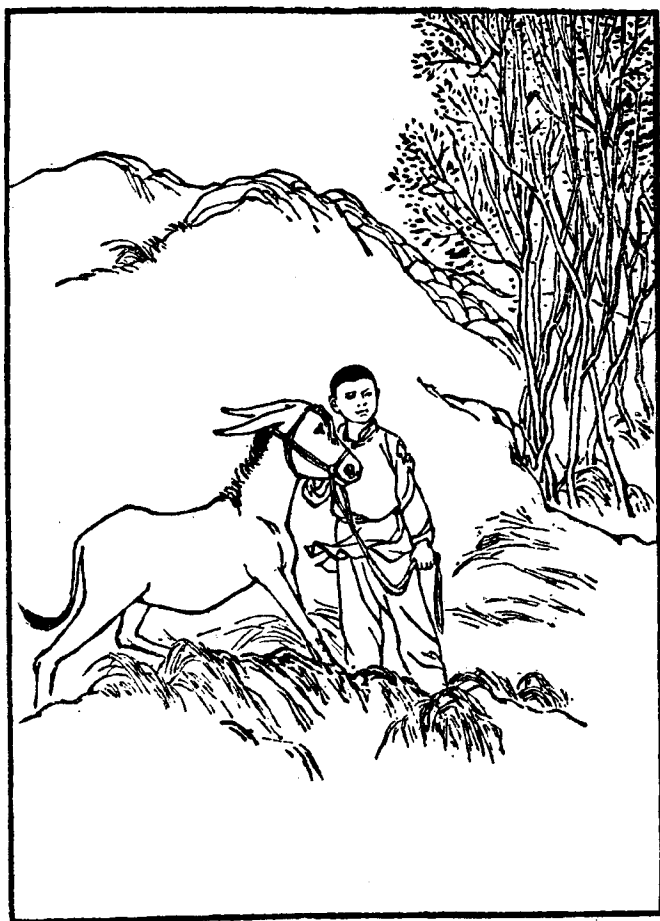
“胡说。”

“不信你去问问！”

正好这时李三疤打老远叫起来：“弟兄们来啦，这边请！”

那两个“黑狗”相信了，转身向大庄院走去。这伙敌人里有四五头牲口，当中有两头驴永路认得，一头是刘大爷的，另一头是永生哥的，一看就知道是敌人抢来的。

这群“黑狗”还押着一个人，两只手倒绑在背后。永路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罗俊叔叔吗！去年春天斗争汉奸乡长姚顺林的时候，罗俊叔叔在永路他们村里住了十几天。为了安全，罗俊叔叔有时候住在永路家里，有时候住在海边的礁缝里、山沟里或是屋顶上，永路组织儿童团员给他放哨、送饭、传递消息。罗俊叔叔一得闲，就给永路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上起刺刀



来》这支歌，就是罗俊叔叔教的——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儿，住了几百代。

.....

每当唱起这支歌，永路就觉得浑身热乎乎的，
就会想起罗俊叔叔和他那次谈话：

“永路，长大干什么？”

“当八路军！”

“当八路军干什么？”

“干掉小日本！”

“对呀，小家伙！”罗俊高兴地把永路拉到
身边，使劲地握着他的手，然后把永路举起来，
大声说：“好小伙子，坚强的小伙子！”

罗俊叔叔被敌人抓住了！永路很难过，很气
愤，他紧紧握着拳头，看着罗俊叔叔走近他的身
边，当罗俊叔叔看见永路时，眼里露出惊讶的神
色，然后又坚定地对永路笑了一下，就走了过去。

这时李三疤走过来，恶狠狠地呲着牙齿：
“快回去，小兔崽子！”

永路原打算借着遛小叫驴的机会逃走，这时他的计划又变了，他拉着小叫驴往回走去。

三

下午，“黑狗”们回到了五龙堡。

五龙堡是敌人的一个大据点，他们驻扎的地方是村头的一座大庙，周围修了三个碉堡，碉堡外面围着两层铁丝网，铁丝网当中是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出入口的地方搭着一架木桥。每到夜晚，这架木桥要用铁索高高地吊起来。

马胖子一下小叫驴，就把永路交给了李三疤：“你把他管起来，不许到处走动！”

李三疤答应着。他让永路把小叫驴卸了，牵到后院的一个席棚子里，然后把永路带到一间小屋子里说：“老老实实待着，要不，砸断你的腿！”

这是一间窄小阴暗的小屋子，除了一个土炕之外，什么也没有。

永路在土炕上坐了一下，李三疤一走，他就跳下地来，把门拉开一条缝儿向院里望去，天快黑了，只有前面那座大殿的瓦顶上，还留着一抹

阳光。他想：“罗俊叔叔怎么样了？”

忽然，大殿里传来一阵疯狂的呼喊：

“他妈的，快说！”

“把黄家岭的党员名单交出来！”

“你说不说？……”

接着是一阵殴打声。

“罗俊叔叔！”永路低声唤着，又听了一会儿，急得他一头倒在炕上，闭上眼睛，忽地，他又爬起来，跳到地上，心里在想主意。

一阵沉重、零乱的脚步声向这边传来，屋门“光当”一声被踢开了，两个“黑狗”架着罗俊叔叔的胳膊，把他拖了进来。罗俊叔叔闭着眼睛，衣服被打烂了，从那微弱的光亮里可以看到他身上那些血迹斑斑的鞭痕。那两个“黑狗”把他“咕咚”一声摔在地上，脸上浇了一瓢冷水，又把永路推出屋去，从外面把门锁上。

“黑狗”们一走，永路急忙走到小屋的门口，贴着门缝轻声唤着：

“罗俊叔叔！罗俊叔叔！”

没有回答，只听到一声声沉重的喘息。

“罗俊叔叔！罗俊叔叔！”

“谁？……是永路吗？”

“是我，罗俊叔叔！”永路一下子憋不住了，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别哭，孩子，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去送给养，他们把我的小叫驴抢来了！”

“永路，看看外面有人没有？”罗俊叔叔急促地低声说。

“没有，叔叔，‘黑狗’都到前边去了！”永路贴着门缝儿望去，罗俊叔叔两手撑着地，向门口慢慢移动着，动作那么吃力，喘息那么急促。

“永路，你今天能不能想法走掉？”

“能，叔叔，咱们一块儿走，你骑在小叫驴上，我替你赶着。”

“不成，孩子，我走不了，那样

